與曾侍郎言兵事書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與曾侍郎言兵事書
作者：王闓運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湘綺樓文集/卷2》

六年春，正月甲子，王闓運謹寓書滌生侍郎節下：愚聞局一隅者，不可以究玄黃之宅，守目前者，不可與論古今之變。長平敗而衛議顯，良造貴而趙說廢。非議之不明，言之不切也。事方得意，而兆釁未著，故貌言易進，而深計不察。愚嘗伏居隱，惟當世之事，觀大臣之成敗，列省強弱，民之疾苦，日夜念此熟矣。狂夫之言，聖人擇焉。幸接顧眄，奉明教虛意垂谘，以啟百一之所得，相知者厚矣。雖亡生平之歡，同心切磋，忠告之分，獨遇非常，又非有畏罪避網而不敢發也。然而遲回徬徨，進退而不決。將言卷舌，臨文滯疑者，何也？慮一不中為智者笑。夫明月之珠，夜光之璧，非獨暗投，按劍之患也。投之其人，知貴重之為珍，而藏於緹櫝，不得充大廷，登上服，則贈焉者其惠不過千金，而受之者其功不出於尺篋。愚竊痛之。伏歸以來，承荷嘉問不絕，慰勞揚之眾坐，誠不自意得之如此其深也。古之人有感激一言，而效命白刃，信陵虛左而侯嬴刎；買漿一遊而公子歸。當今之時，海內沸然，烝黎逃死，區區之身，村野之朽壤耳。不恤一出，以酬明知。而愚又以為無益，何也？今之患不在盜賊，所乏者非運籌軍旅、冒刃赴堅陣之士也。誠使闓運一出而備麾下，充什伍猶江湖之乘雁，飛鵠之一毛。是以拒弓招而不疑，自引退而無歉。所獨自念竭知盡言，少裨當時，以佐高名附大計。惟節下少察焉，知言者不虛讓，臨事者無多諱。若自貶其說，不如緘口之愈也。誠自知其無當，必不以嘗於明賢之前也。凡所欲建議，皆私以為切要而無過。賈生有言：「無以易此。」願長涉遠慮，端志壹意而聽之。徐樂之說，曰「天下之患在於土崩，不在於瓦解」，為國者誠審其患之所在，而後勳業乃得而言也。盜賊綿蔓，割據郡縣，大者亙數千里，近者橫一鄉。當此之時，賢能親臣奉天子詔討伐群盜，名正氣壯，鼓行而前，算或有不當勢，或有不敵，百敗而不挫，屢屈而不撓。雖以暴秦之餘章邯，庸材陳吳之眾，掠地之廣，發驪山刑徒以擊山東，六國宿將望風而靡。由此言之，棄金陵而不為弱，空安徽而不為乏，衄江漢而不為憤，天下之大，全力之所爭，固非此數千里之可削而盡也。此猶夫瓦解之勢

也。兵革不息，於今六年矣。聖恩湛濊，浹於窮閭。賦不益人，徵發不行。百姓無廢業而民困不次者，財匱於轉徙，勢窮於捐輸。一邑之富，供十郡之求；一道之財，濟數道之急。席業者對畎畝而戚額。服賈者稅厘金而變色。人人不安其生，悉空家財而無救寇至。故武昌南康之師，未移寸步，而江西湖南帑又竭矣。勸捐之局踵賊去來，來不能拯，去又繩之。里語曰：「官官相為。」官高者賢，但聞蠻官，不聞蠻民。每議一事，先問權貴。五品以上，氣陵郡守。七品以下，側行縣門。苟被章服，必與官事。國人囂然，莫敢言非。又或商賈之豪，駔儈之才，結識道府，即掌局務。不問能否，不恤民怨，寇勢愈張，官力愈弘。公局愈興，民困愈崇。掊克者能，捷足者登。雖至破敗，又不加責。此其尤倒置是非，黑白不明者也夫。是故民不信上，而財不弭患。穀盡而軍食不足，賊過而休復無所。夫盜賊者，貧民之變計也。洪逆之事，有明徵矣，今不鑒其所以然。其未發者，窮苦無告，怨謗興矣。則是已然者不可追，而將然者不可搉也。平賊之要領未得，計絀方匱，又必有變。縱不橫決，凋喪可立而待也。有若曰：「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。」無三年之蓄者，國非其國也。老弱瘠立，丁壯剽奮，富民塞心，商賈裹足，農穀格廢，此所謂土崩之勢也。民困而長不恤，下怨而上不知，俗已亂而政不修，刻日息兵，國本固已殫矣，若猶未也。則是豈可不為之寒心哉。且即以戰論，故未可戰也。兵法曰：「千里饋糧，士有饑色。搏利於外，必遺其內。」言根本之宜固，進退之得自制也。古者以民為兵，空境而發之。後世不能析別其號，養之以重糈，虛食而不調者，或終其身。尺籍伍符，案召而責之死。彼自知危道而貪利不去者，我先有以告致之也。兵制廢而國勢弱，法不行而權術生。召羨鄉人，嘑集亡賴，湊成一軍，號目為勇。崛起市井，跳身行伍，素不識法令步伐金鼓陣列之事，無恩信相結生死顧惜之道。得錢數百，受顧數日，隨東隨西，時去時來。勇者蒙好義之獎，逃者非叛亡之例。朝食餼而夕受死，非仁者之所求也。欲聽其逃，則法不立。欲遏其去，則情不順。譬猶父母之養驕子，主人之挾悍僕，利盡則散，勢敗則去，幸羈縻耳，慮非帖而服也。若是則何以成勁旅，勸死士哉。行百里者，宿舂糧；行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今勇日有贏，餉日有縮，擁兵境外，仰食督撫。一日不給，怨禍總至。無半月之資，必無長久之算矣。無萬金之羨，必不懸百金之選矣。士氣靡矣，援又不繼。夫自古今行軍之地，用兵之善，蓋未有謀勝而不謀敗，可進而不可退。如今日者也，數萬之眾，雖甚精勁，一戰而銳衰，再則氣竭，三則鋒挫。矧況挾孤懸之勢，臨不測之地，奔命數千里，寄食他人。損一卒，卒不再活。失一將，將無可更。相持數年，力盡能索。孤忠三歎，中夜不寐，身危師搖，可翹足而俟，尚何枝柱之有。誠知其危懼，忍而安之，非謀國之忠也。任無他移，權無二假，不以自命係重而全圖之，上負明詔，中畔理學，非鄉人之所望也。及今不為後無及已，春秋之義，責在賢者。今君禦十萬之寇，揚旌湘潭，鳴茄岳陽，拓地二千里，肅武漢，恢蘄黃，大捷田鎮，斬虜數萬，功亦盛矣。斂兵南康，分援江湖，克廣饒，勝湖口，洗兵義寧，再

復崇通羅山，以偏師旋旆，數十大捷，能亦彰矣。東南喁喁，非君何望。今君乃以不可恃之事，僥幸萬一，非所以為慎也。一移師而棄功，持寇九江，再失大都，非所以為威也。分兵擾攘，水陸不顧，徘徊彭蠡，戈船不出者，一年於此矣。今又必待楚軍之凱還，堅城之自下，是河清之期也。整旅而出，江面遼廓。豫章之積，連舟而就軍，江漢之師，忍饑而待食。安慶江寧，陳列天塹，今年不復，明歲不下，節下欲舍此安之乎。士卒日罷，轉輸日空，前不自決，退無可立，鞠躬盡瘁，無救大事。論史傷悼，當時矜惜，上下不諒，勞神焦思，不足以杜議者。詩曰：「於嗟闊兮，不我活兮。於嗟洵兮，不我信兮。」以詩觀之，非所以為伸也。民畏於寇，無所歸死，委積之具，盜之外府，不務拊恤，保障其所自存。今君又左勸明劫，非所以得人也。君又倡鄉人之氣，日撓州縣之柄。搢紳之士，濟濟翼翼，各威其鄉，淩富挾貴。仲尼曰：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」此數子者，非均安之政也。內視民，則顏而疾首。外以待寇，山兀嵲無處君之軍。若疣贅而匏繫，泛江海而無維楫，尚將欲戡亂息民乎？非常者，非常人之所能為也。可與言，而不與之言，孔子以為失人。君何不為非常之功，使言者無失人之過。睹利害，料大計，必厚集其陣，而重固其本。今之軍本，務於籌餉。取於官而不給，仰於民而損下，因循需時，供張不周，則萬事不立。愚以為今之財有三可惜，而戰士之餉不與焉。一曰官吏，二曰團練，三曰防堵。官吏之弊，易知而可言者也。今自倡行鄉團之說，民無盜賊之累，而先有團費之擾。一甲出穀數十石，一邑一歲率斂穀數千石。人置竿木，家懸布旆，號為一團。強而後入籍，未聚而求散。此微論賊至一夫妄號，而千團瓦裂矣。故團之效，可昭昭而睹。然而日費唇舌，坐銷錢穀，歲一斂聚，民不堪命。一縣之費，大者數萬，少必數千，徒足以供酒食耳。木已朽也，又交斧斤，而伐之財已乏也，又多門而出之。川已竭也，又四注而泄之。下以團練耗鄉里，上以防堵便州縣。縣必數局，局必數十人。器械火藥鉛黃之制，薪水鹽米之額，采買者割腴而仇窳，坐食者日領而月支。一聞寇至，各鳥獸散。一聞寇去，則蟻慕而蜂聚矣。朘民而飽奸，積貲而齎賊。財用坐窮，曾不之核。但無請餉，即足以報最而顯能矣。粉飾之弊，釀如今日。事窮勢迫，猶固結而不之悔，委過盜賊，歸於天數，不遏其源而欲抑其流，豈不哀哉？今請一切罷捐輸厘金鈔票官錢之法，而專務田賦，兼行官商，則弊輕而可久。何以知其然也？夫有國者，積弱不足以行苛政，欺民不足以取小利。故今日言利之術，惟有理其常稅而已。丁漕常賦，本給國用；分應不足，專顧有餘。試合一省，計其要隘，多者十餘，少乃四五。地廣不百里，而屏帶數州，守險而重扼之，險內可無事帶甲而安枕也。兵廢不用，而虛支浮領，此其尤耗費之尤者也。今誠壹意練勇，要在選兵，擇壯汰老，皆為可用。明賞設罰，士新耳目。然後合計守戰，分屯四境，重餉厚犒，軍無留賞。江西一省，收資自供，歲可養五萬人。湖南收資自供，約歲養三萬人。戍邊保堅，互相成軍。多或七八千，少亦三四千。人人不憂食，餉不外取。彼束於法制，故可箝而統也。嗜於利，覬

於賞，故效死而勿去。用力專，故守嚴。守嚴，故備不分。備不分，故他不擾。虛名之團，不必練。奉行之局，不必設。懋貨不易市，農女不輟素。彼各有所恃也。夫如是督民納稅，不為急利。除吏之蠹，取其正供。催科易為力，名減而實增矣。省轉運之勞，無請餉之奏，主上無外顧，司農無仰屋，事便而權重矣。各守其疆，專任牧令，足兵足食，嚴罰從其後，而人自為守矣。聲勢絡繹，互為其援，軍氣百倍，內變不訌。以其暇修飭器備，訓練卒徒，日增新兵，以休戰士。師日益力而軍法行矣。進可以縱橫趣利，退足固守，賊無所掠，扼要而制其命。計長久，待可進，安民志，而不致於人矣。江漢既清，九江復歸，兩湖之粟，方船而下。三楚之銳，超距而赴。章貢之鎡，循期而屆。三江之地，寸步而守。斯要握而形便，本立而幹強。招徠鄰封，開通道路，權貨而行官商，以有易無，以私濟公，萬民熙熙，不知苦難。起上遊而全東南，勢無便於此者。然而茲事體大，非刀筆之所謀也。難端巨而格例甚，雖勇者固不肩之。方今潯陽溯江殆千里，蘄黃各縣毗安徽，截補殆二千里。袁瑞橫延界及寧崇，亦不下一千里。茶陵迤西，巴陵迤北，又各數百里。今辰沅又見告矣。兩湖江西中間，不合如礪。數千里中，枹鼓日夜相戒，而君以二萬人懸其一角，君又不急收創夷，改弦而更張之，重樹其本，日繼其力，即下九江，君當何從出師，若分水陸趣安慶，取驛道，持輜糧入重地，賊斂壁而守，坐食一月，挑戰不得，轉運無出，士卒自潰。取食江西，則江西謝責。取食安徽，而安徽陷破。猶將回翔厲兵，孤注決勝，明示必死，如項羽巨鹿之戰乎？君必不能也。若越長江，悉樓船，專力水戰，駕航衝波，淩濤馳驅，以合江南之軍，登陸不能戰，舍舟則死，是百湖口之危也，君又不敢。若任賊突犯，獨守己軍，就糧而食，規利而進，武昌魚爛，南昌戰栗。桑梓呼救，告急之書移，日夜相望。廷寄督責，執而無屈。士卒皆鄉人，悲歌思歸。進即俱敗，不進不可，猶能制命專主，如亞夫之委梁。上抗天子，下捍物議，孤守其見，以必奇功，君又不能也。君若棄水軍，為奇兵改道饒州，冀通池寧婺源，奇險坎坷，塗間軍無裹糧之便，將有輿轎之費，睥睨虛道，以試奇策，此慮勝而諱敗，瞻前而忘後也，君必不敢也。然則湖北不清，江西不平，即君之軍一日不可得出。今不資三省以為本，即將何歸。君徒欲博後世之名，以一身嘗天下事耶？夫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，猶諱而不言，坐待時變，避難直言，群疑眾難，交戰而不決。外示鎮靜，謂有別計，此愚之所不敢擬也。今之計必詳奏隱細，極言利害，陳民疾苦與寇之所以盛，乃請聖慮擇親賢大臣各專一省，悉破往例，不由部議。獨戒堅守慶讓以地，保境自給，上不責解一切牧令皆得奏。用省無益之官，練有實之兵。嚴刑信賞，失誤者死。但責大綱，不苛細故。賊所未犯，以時整飭，理財治兵，上應京師。當賊衝者先審己力，乃後合謀出師，搗虛而擊。又於淮北特設重鎮，選常勝之師，佐京營之兵，日夜練習，使知戰事。堅壁積穀，以衛中原。蘇杭之財，以充軍實。向張勝袁以彌空虛，楚師虎踞，以臨江皖。規畫一定，賊必歸死。即逸而出，如釜魚游沸羹之中，何足慮哉。且夫亡羊而

補牢，孰與謹牧而蕃育？閉戶而拒敵，孰與課戎而疆索？損虛名而收實利，至便也。撥難豎幹，慮至遠也。民無逃亡，衽溝而宅壑，至仁也。連帥控跨，帶甲虎視，至威也。罷賦榷，停助餉，棄錐刀，以示國體，至廉也。因寇而詰兵，申命而彰罰，至武也。料於未然，先發而制之，恩自上出，功自下奮，至達也。兼七策而不失，拓萬世之長利，康復之望速，功名之士起。語曰：「蝮蛇螫手，壯士斷腕。」其所重在心腹，所輕在枝體也。故曰：「失今不治，必為痼疾。」今痛未甚於斷腕，而治先除於蹠蠶，又何苦而不為此。且舍此則亂，為此亦亂，然而前之亂無可制，後之為猶可不亂。斯誠志士之所審，而明識之所宜先也。若夫抱不測之禍，以要毋望之事，持不可必之說，以緩主上之憂，愚竊過之。雖然，今之言論，節下所得言而已，固非節下所得為也。夫政本在樞臣，權在督撫，不得其位，不行其志。幸可陳達，冀萬一之悟，而拘牽文義，引嫌畏譏，蓋亦非節下所自許也。抑又聞之：言外者其意淺，內言者其思深。今閫運所得告節下，節下所得告天子，亦言其外而已。術疏識粗，得毋為深思者笑乎？詩曰：「先民有言，詢於芻蕘。」惟裁省萬一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